

民俗采风

乡村记忆

村名就是一台戏

那年违了“老皇历”

王锦远

李浩

村名就是一台戏。历史风云、社会百态、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……可谓应有尽有，万象包罗。

老人仓

看到这个村名的第一眼，很多朋友可能会迷惑不解，莫非是收容老人的仓库？《牟平地名志》（以下称地名志）给出了答案：老人仓村位于大窑乡驻地西，荣（成）烟（台）公路南侧，沁水河东岸。

据传，元朝时在此地建一仓库，由一老人看守，建村时遂得名老人仓。

神童

难道这个村曾出过或量产神童？非也。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此村名与一猴子有关。

《地名志》载：神童村位于龙泉乡驻地，汉河东岸，地处山丘，据传明万历年间建村。彼时村附近有一松岚庙，庙内僧人杀死一只猴子，将头扔于此地，邻村人疑是神头，故建村时取名为神头，后演变为神童。原来，神童来自于猴头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一个事实——万历年间这里曾有猴子出没，只是我们不明白，四百多年后，这里的猴子哪儿去了？

大宅、小宅

这两个村名容易理解。宅，即房屋，小宅是小屋，大宅是大屋。村名容易理解，可是让人不容易理解的是，如今大宅村已不在，而小宅村却岿然屹立。这又是何为？

我们还得重翻《地名志》。大宅、小宅村位于玉林店乡驻地北，牟（平）水（道）公路东侧，沁水河西岸，地处丘陵。据传清初张姓来此建村，有一地主为炫耀自己，贬低长工，把自己住处称为大宅，把长工居住地称为小宅。大宅小宅因此得名。

按惯常的剧本，大宅应比小宅更有生命力，可遗憾的是，如今大宅已难寻踪影，村名也随沁水而逝，而小宅反而生命力旺盛，鼎盛时人口达800余人。倘若张姓地主九泉有知，岂不要气爆了肚子。

王从曲

顾名思义，王和曲是该村两大姓氏，是因曲姓实力雄厚或人多势众，故王姓屈从于曲姓，也就有了这样一个令人颇不舒服的村名？可事实又一次颠覆了我们的认知。

《地名志》载：王从曲村位于武宁乡驻地南，鱼鸟河西岸，双山东北侧，地处半丘半泊。据《牟平县志》载：明洪武年间，曲姓由黄县迁此建村。据传，古时村西山上有两匹小金马和两条大蛇，大

蛇经常跑到小金马的槽中喝水，小金马不快，大蛇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，自称为王虫。王虫与王从谐音，故有了王从曲之名。显然曲姓村民认为王虫之名俗而不雅，故将王虫改名为王从，于是，不知底细的外人，也有了王姓屈从于曲姓的误解。

只是我们仍不明白，曲姓先民为何对虫情有独钟？为何不取名为金马曲或金驹曲？

金鸡庄

王从曲村舍金取虫，而有的村则反其道而行之，牢牢地把金抓在手中，这个村就是金鸡庄。

《地名志》载：金鸡庄位于观水镇驻地东南，摇树顶北，路顶南，地处山丘。据传，古时曾在此地飞起一金鸡，建村即命名为金鸡庄。有道是，栽下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。或许是村南的摇树顶引来了金鸡飞。只是不知这摇树顶上栽的是什么树？该不会是梧桐树吧？

东半城

一个村子怎敢自信爆棚到以城为名？

《地名志》载：东半城位于观水镇驻地西约5公里处，夹河东岸。据《牟平县志》载：隋朝筑城南半而国变，工程未完，故名半城。明末于姓由文登大水泊迁此建村，得名半城。后因村西、村北各建一村，并以其所在半城的方位命名，故此村更名为东半城。

隋朝为何在此建城？城名为何？是县城还是王城？为何接替于隋的唐不在此续建？这些问题，现已无法考证，我们所知的是，此地似乎确为风水宝地，有三村先后在此建村，分别为东半城、西半城和后半城。

鲁魏庄

东西半城等村自信或自大到以城为名，而比半城更自信或更牛的则是鲁魏庄，以两个国家为名。不会是鲁国和魏国的遗民隐身于此吧？

《地名志》载：鲁家庄位于刘家乔乡南部，烟台顶东山脚下，牟（平）乳（山）公路西，地处山丘。据传明末鲁姓迁此建村，取名鲁家庄。而魏家庄也位于刘家乔乡南部，旗顶山南麓，牟（平）乳（山）公路西。据传，明初魏姓由云南迁此建村，得名魏家庄。1959年鲁家庄与魏家庄联合成立鲁魏庄联村大队。延续至今，遂名为鲁魏庄。

原来鲁、魏乃姓氏，没有鲁国、魏国什么事。

保灵口

这恐怕是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个村名。保灵，保谁的灵？谁

来保灵？灵口又是什么？莫非此村有什么灵异之事？

《地名志》为我们解开了个中秘密。保灵口位于嵎山西北，烟（台）桃（村）公路西侧，地处山区。据传清末，于姓由大洋口迁此落户，不久朱堪堡村有人发灵（灵枢），于路口“滚灵”，遂有人去“保灵”，建村后得名保灵口。原来是有灵车经过此地一山口，灵枢因故滚落于地，有村人前去帮忙，将灵枢抬回车上，灵车继续前行，而保灵二字则留在了该村。

原来是因民风淳朴而得名。

八甲

一看到这个名字，很多朋友会想当然地想到万恶的旧社会，认为这肯定与封建社会实行的保甲制度有关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

《地名志》载：八甲村位于嵎山西南，嵎山水库南1公里处，烟（台）桃（村）公路东侧，地处山丘。据传明朝中期建村，村东有一山岭直连银线口，向西连绵起伏有8个山顶，远远看去就像八个大大的猪头，故取名为八甲。

原来八甲是八头，与保甲制度八杆子也搭不上。据《地名志》载，牟平境内凡是带有甲字的村庄，皆与保甲制度无关。

八犊(音dú)芥

这是最令人神往的一个村子。有八个山头长得像八头活泼可爱的小牛犊？或者曾有八个小牛犊流落于此？

《地名志》载：八犊芥村位于王格庄乡驻地西，老虎洞山东，地处山丘。据传，此地原属王格庄村王姓所有，清初一李姓老人带领3个儿子来此居住，不久与王姓发生纠纷，王姓被打败，被迫将土地割给李姓一部分，得名霸卜芥，后演变为八犊芥。也有一说村里一犊(母牛，音bó)牛，一晌午接连产下8头小牛犊，因而得名。我认为后一说更靠谱。村名演变的逻辑应是更简更雅更尚，“霸”演变为“八”似乎尚有几分道理，而“斗”演变为“犊”，则违背事物发展的逻辑。正常情况下，一头母牛一胎只能产一子，而一牛一胎产八子，即便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，也算是一个十分罕见的奇迹了。因此为了纪念这一“重大”的历史事件，再加村子地处山芥之中，故取名为八犊芥应在情理之中。

笔者早年曾到过该村。小村坐落于一山坳之中，周围千山竞秀，万木争春。更有梯田层层，溪水淙淙，夕阳下，一头老牛带着几头初生牛犊徜徉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……

村名就是一台戏，这台戏不知启幕于何时，只知这台戏精彩纷呈，高潮迭起，且永不落幕。

正月初一的忌讳很多，比如忌讳挑水，说水漏了漏财，当然也不能往外泼水；忌讳扫地，说会扫走运气、破财，把“扫帚星”招来。这些老皇历代表着老辈人的美好祈愿，现代人角度看则有迷信色彩。

1979年的正月初一，赶巧我家把挑水泼水、扫地这些事都干了，让我妈好一个担心，可结果如何呢？且看下文——

记得那年刚敲过午夜的钟声，爸爸便领着6岁的我外出拜年了。按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，有点好的，要留待春节一块儿吃。有句话说：“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”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大队宰了猪和牛，每家都分了些肉，有的还杀鸡宰鹅，家家都蒸了大枣饽饽。这个日子，身着新衣的人们走到哪里都饿不着。凉菜是主人提前摆到炕桌上的，猪头肉、鸡冻、辣菜、白菜心拌海蜇，现成的，只等拜年的客人上门。拜年的人走到谁家，都要动动筷子，喝两盅，表示一下意思。

当时爸爸在市里一家工厂工作，在农村大家都高看他一眼。只要人家让，实在的爸爸就喝。从半夜到日头爬到一竿子高，我们拜了有20多家，我口袋里的压岁钱已有厚厚一沓，爸爸也哈得有几分醉意。

最后一户，爸爸又领我往二爷家走。二爷住在村西头，房子紧挨着一个废弃的砖窑，砖窑并未完全坍塌，聪明的小麻雀在砖缝里筑了窝。由于地势稍高，阳光充足，砖窑前面的那块空地积雪都化了，裸露出枯萎的黄草，麻雀们蹦蹦跳跳地在草间寻觅草籽。几只喜鹊也赶来赴宴。我注意到这些喜鹊个个都挺肥硕，黑色的羽背，有一绺闪着瓦蓝色光泽的羽毛，美丽又特别。二爷是孤寡老人，又是本家尊长，爸爸只要从市里回来，便来帮他干点七七八八的零活。二爷二婆热情地把我们招呼到炕上，爸爸一盅酒刚下了肚，突然，院子西南墙角堆的草垛蹿出了火苗，外面有小孩子放鞭炮闯祸了。

爸爸顾不上穿鞋，赤着脚便下了炕，用水桶从水缸里舀满水，提出去往草垛上浇。好在那天没风，加上草垛小，经过爸爸奋力扑救，火被扑灭了。水缸的水都用光了，临走，爸爸又拿起扁担，帮二爷把水缸挑满，这才回了家。

按照我们那里农村习俗，初一凌晨和上午磕头拜年是男人的事，女人一般不外出。初一下午，爸爸和我回家时，妈妈去了我大伯家拜年问好。没料到，就在妈妈出去这么一点点时间，我和妹妹也引出一场乱子。

我在院子里放炮仗，四岁的妹妹见了，哭着闹着也要放。她嫌外面冷，我只好拿出那种小花炮，递到妹妹手中。谁知她拿着害怕，慌乱中竟把它扔到了炕上，把炕单烧出个黑窟窿。我俩怕妈妈回来批评，又拾掇炕又打扫地，试图掩盖“罪证”。

我们的小动作当然被火眼金睛的妈妈识破了，她显然动了怒，把我和妹妹的屁股搬过来，用大姆指和食指当钳子，不偏不向，在我和妹妹的屁股上一人拧了两下。妈妈这种惩罚孩子的方法是得到了姥姥的真传，只不过，姥姥掐的是脸蛋，而到妈妈这里演变成屁股。妈妈一边拧，一边还愤愤地道：“两个小祖宗，我明明告诉你们，初一不能扫地，你们可倒好，一转眼就忘脖子后了。”

是的，腊月三十早上，妈妈给我们俩穿衣服时，就一再叮咛初一的那些禁忌。妈妈还吓唬道：“你们俩如果不听，到了瞎黑，老毛猴子一准会来叨你，到时妈妈可不管。”妈妈拧得不痛，我经受了考验，但妹妹张开嘴，号啕大哭。晚上吃完饭，爸妈在灶间收拾，我听见妈妈忧心忡忡地说：“初一你给二爷挑水了，孩子又拿扫帚扫地，我这眼皮直跳，怕今年不会顺了呀。”爸爸安慰道：“大过年的，别瞎说，不信那些老皇历。”

春节很快过去，但这一年发生的事情，却完全出乎妈妈的意料。首先，作为焊工的爸爸被调到一个市新成立的大型化工企业当了技术骨干。不久，厂里在职工家属中招收勤杂工，妈妈名正言顺地成了一名工人。由于爸妈都是国家正式职工，年底我们全户口从农村迁到城市。一年中，完成了全家人的“三级跳”！

每每谈及此事，妈妈总是感慨万分：“过去的那些老皇历，确实不能再信了。”